

第十七章兩個顯著的信徒

我要講述不受理由或自然科學承認的法規和力量

斯里、歐羅賓多

B R 勞爾醫生是個有着顯著表現的社會活動者，他於一九六七年九月逝世。在報紙上出現的訃文中，敘述他持有數個公務和行政機構的重要職位。例如他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是舊海德拉堡州的首席部長，由此，他協助於一九五六年建立起現代化的安特拉巴那狄斯。在較後的年頭里，他在印度的其他兩個州里擔任過州長，這即是克拉拉州和烏打巴那德斯。然而在這些報章里，却遺漏提及 B R 勞爾生活中的最重要因素，這即是他是賽巴峇的信徒。

這位身材矮小的醫生，他是第一流的語言專家，時常充當賽巴峇的通譯員。因為這個關係，使我有機會在馬德拉斯 G V 勞爾的家中認識他。在那次的會面里，他、奧爾、我和妻子都與賽巴峇席地而坐。當時賽巴峇是要為這個即將離開印度的挪威人提供指導，這個矮小的醫生，就在必要時，為他充當通譯員。

那個時候，我才初初認識巴峇，他在內心里知道我對他的傳奇性成就半信半疑，他就欣然地利用了這個機會一誠如在其他的場合里一設法驅除我內心存在着對他的疑慮。

那是一個天氣很炎熱的夜晚。他只穿着一件短袖的道袍，因而他手臂是露出衣外。我們盤旋着雙腳席地而坐。我們的膝蓋幾乎彼此相觸及，而大部分的時間里，他把他的右手放在我的膝蓋上。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手是沒有任何東西，而就是在這樣的位置里，我們看到他的手在我們鼻子面前搖晃，就像一支魔術棒一樣，可以創造出很多的東西，包

括供給我們的聖灰，還有一個大的嵌有九粒寶石的戒指送給奧爾。

我開始對這個頭戴甘地帽的醫生產生敬仰和愛護，而他雖是個有名望和有教養的人，但却非常謙虛。我很幸運能在他逝世前一個月，有機會跟他作一次有益的交談。這次的交談是當我們在神廟的賓客室里成為鄰居時，那時是一九六七年八月，當時 R 勞爾是出席巴拉聖地陞格為一個市鎮的慶祝禮，我已經聽到有關他與巴峇來往而經歷許多神奇的故事，我就把握這個時機想親自從他口中獲取這些事實。他明白我的目的是要把有關資料編印成書本，他並沒有反對，同時也允許我引用他的名字，一個在印度頗為人曉的名字。

在這里我記述一個他的極為動人的故事。在一九六一年，當他是烏打巴拉德斯的州長時，有一次他和妻子乘坐高速火車，從巴里利到位於喜馬來雅山玲立多鎮，他們是一號廂里的唯一搭客，而這輛火車是沒有走廊可允許任何人進出車廂的。

在晚上十一時，州長發現到電風扇里發出一些火花，這些火花有迅速蔓延的趨勢。這時他們夫婦兩人開始恐慌，擔憂這個車廂很快就會起火。他環顧車廂以找尋警鈴或警帶，以便响起警鐘和使火車停止，但是車廂內却沒有這樣的設備。看情形州長和他的夫人就要活活地被火燒死，而不被任何人所覺察。他們別無他法，只好開始祈禱，全心全意地在祈禱。

突然，車廂的外門有敲門聲，這是非常出人意料之外的，因為這些門只通向空間，而這時火車正以高速向前奔馳。他走過去把門打開，一個穿着黃色制服的電技人員從黑夜中走進來，他一言不發，立刻走到電風扇處進行修理工作，當時火花已極為猛烈地從電風扇處飛揚出來。

十五分鐘後，電技人員向他們說：“現在已經沒有危險了，你們可以安心上牀睡覺。”講完話後，他就在離開不遠

的地方坐下來。

州長夫人躺在牀上和把眼睛關上，但是她並沒有真正入睡，以防這個坐在門邊的人。誠如她在較後告訴她丈夫時說，當時她想一個在半夜三更在一輛高速行駛的火車階梯間行走的人，很可能是個盜賊。當他們兩夫婦熟睡後，他就會搶劫他們。州長本身却沒有這個顧慮，他聚精會神地閱讀書本。

突然間州長感覺到電技人的手觸到他，並且聽到他的聲音：我現在要離開，請你把門關上。這個矮小的醫生又再度感到驚奇。為什麼這個技工不在火車到達站時才下車呢？他還沒來及出聲，這個穿黃衣的技工就把門打開，夜晚的涼風立刻撲進車廂來。勞爾立刻跳起來，走到門處去看，只見這個技工在梯階間站立了一會兒，然後就消失在黑夜里。

這是非常神奇莫測的，首先他怎樣會知道車廂里的電風扇出了毛病？他怎樣登上這輛火車，他又為什麼這樣匆匆忙忙地離開，而不等火車在下一個站停留時才下車？他顯然是個喜歡在危險邊緣生活的人，也許他是個狂人，但是無論如何，他必定有超人的感覺，才會知道電風扇出了毛病，他左思右想，沒有辦法解答這些疑難，只好躺下來睡覺。

在這事件發生了一個月之後，這個州長又再度為公事而遠行，這次他是乘坐飛機。同行的除了他妻子和機師外，還有他的隨從副官、私人助手，以及機師的太太。他們的旅程是從關坡到邊那里斯。

州長感覺到飛機一直在邊那里斯的上空盤旋，無法降陸。州長詢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原來是機艙下的輪子失靈，不能伸出，這時飛機的汽油已快要用完。在勞爾醫生的同意下，機師決定作緊急降陸機場的草地上，機師通知機場指揮控制站，這時救火車已出動，所有一切應急的工作已準備妥當。每個人都知道這是一項高度危險的行動，矮小醫生和妻子於是虔誠地向他們的導師賽巴峇祈禱，以尋求他的保護。

也許州長的隨從副官也在祈禱，因為他也是賽巴峇的信徒。像州長本人一樣，他手上戴着一道符和一個巴峇創造的戒指。機師知道他們在祈禱，於是在緊急降落前的最後一次，他叫州長隨從副官按動鈕桿，看是否能把失靈的鈕桿按動，隨從副官按照指示，把手按動鈕桿，機艙下的機件操作正常，於是飛機安全降陸。

隔天，勞爾夫人知道巴峇在印度南部孟加羅。她於是打電話給他，感謝他的保護，因為她認為是巴峇把他們從危難中拯救過來。她發現原來巴峇已經知道這次飛機幾乎遇難的全部細節，但是她並不會感到很大的驚奇。

然後他指出：“妳並沒有道出火車上的事件。”

“什麼火車事件，聖賢。”她問道，因為她已經忘記了這件事。

“噢，當風扇將要着火燃燒，妳把我當做一個盜賊。”巴峇笑着回答。

勞爾醫生相信火車上的事件不可能由別人講給巴峇知道，因為他們夫婦從來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在事件發生後的隔天早上，他們也避免告知屬下職員，以免他們有不安的感覺。在他們忙碌的生活中，他們也把這件事忘得乾乾淨淨。

賽巴峇超人的事蹟，並沒有使這個矮小醫生驚奇，因為在他的生命歷程中，他經歷了許多這類的事情。例如，當他是克拉拉州州長時，一九六二年在雲潭政府公寓里，他設宴招待巴峇和其他一些信徒，他的妻子安排了一個六十人的晚宴。但是當有巴峇出現的場面，通常來客的數目會大大地增加，結果這個六十人的宴會變成一百五十人。勞爾夫人非擔憂，她就詢問巴峇應該怎樣辦。

“都讓他們出席宴會，”巴峇告訴她，“請不要擔憂，會有足夠的菜餚供他們吃。”

額外的席位隨即安排好，所有的來客都被安排入席，巴

峇川流於來客和主人之間，與他們談笑風生，稱贊佳餚肥肉，使每個人都高興，結果把這個晚宴轉變成為一個愉快的聚會。雖然多了許多張嘴來吃，由於巴峇神奇地增加了飯餚的數量，使每個人都能吃得飽。

我了解到就是在這次往南部的訪行中，發生了一件具有戲劇性的奇蹟。這件事在卡斯督里的書中有描述。一群巴峇的追隨者與巴峇一同在肯雅顧馬里的沙灘上行走，這裡是三個海會集的地方，是印度最南端的地方。突然間一股巨大的波浪捲上海灘，冲向巴峇的雙腳。當波浪退却之後，在他的腳踝里留下一條壯麗的珠鍊，一共有一百零八顆美麗的珠嵌在這條金鍊上。

我跟許多人談論過，包括實達拉米亞醫生，他是目睹這珍寶從海上出現的証人。我問勞爾醫生是否也在場。他回答說由於要執行公務，很不幸地那天他沒有在現場。事實上那天他去覲見 S 拉達吉斯南，後者剛剛被委任為印度總統。但是他說，他的許多朋友和知交，包括得安警察首長，當時都和巴峇在海邊親眼看到這事件。他們在隔天就把有關事件告訴他，同時也給他觀看那條項鍊，後來巴峇把這條項鍊送給一個勞爾認識的信徒。

而最令 B R 勞爾醫生最深為感動的奇蹟，是當他擔任烏打巴那德斯州州長時。

在一九六一年夏天，賽巴峇和他的一群信徒出巡國家的北部，他們決定拜訪在喜馬拉雅山巴地拿的著名廟宇。勞爾醫生在恒河的哈渦處加入這個團體，踏上一百八十二里通向巴地拿的小徑。賽巴峇的信徒說巴峇此行的目的，除了要帶他參觀這個聖地之外，也同時加強它的精神效能。這個廟宇是於一千二百年前由亞迪尚卡拉所創立，他是當時最傑出的精神領袖之一。是他把經典著作烏般尼夏斯重見天日。這本經典著作不知在洞穴和廟堂里埋藏了多少個世紀，以至塵埃滿積，在周斯瑪德，他對這些經典著作寫了許多傑出的評論

，從而使這些精神學權威更能易於普及到越來越多的群眾。

亞迪尚卡拉不但足跡遍及全印度和教導人民，他也同時在國家的東西南北設立講道中心，其目的是希望當他離開人世後，這些中心能夠繼續把他的工作發揚光大，而且地拿是其中一個最具有精神權威的據點。

但是在一千二百年的過程中——這期間雖然有成千上萬的信徒，把他們的敬慕和高尚的氣質帶來——它的威力不用說是大大地減退，這裡的生活方式也逐漸脫離古代的形式。雖然某一特定時期的僧侶並不是貪污腐敗，但却具有許多人的弱點，而不能維持亞迪尚卡拉所建立具有聖賢氣質的高水準。唯一能夠使這個聖地重震它的聲威，就是要由另一個聖賢來主持。

但是醫生告訴我這却面對着一個障礙。根據傳統，那些能夠進入廟宇進行祈禱儀式的人，都必須屬於克拉拉巴拉明斯的特別教派。在亞迪尚卡拉逝世後。這些僧侶一直是這裡的主持人和擁有全面的控制權。B R 勞爾醫生以州長的身分向他們請求，但却遭到拒絕。當他們聽到賽巴峇的名字，知道他是個聖賢，具有神奇性的事蹟，但是他們也不能為他破例。神本身如果以人的形體出現，也是不允許進入寺院，因為這也許是人們對神御旨所能作的理解吧？

“不要緊。”巴峇說：“讓他們保存他們的傳統。”

在廟宇外已聚集了兩百人，他在衆目睽睽之下創造了一個威士魯神象，這個神象有十寸高，但據說是廟宇大神象的縮影，他再度搖動他的手，又創造了一個銀盤，然後把神象放在銀盤上。以同樣的方式，他又創造了有千片葉的金蓮花，每個人都讚嘆它的美麗。當群眾正在驚奇得入神時，巴峇又再搖動他的手，又再創造一個西瓦寧甘神象，這個神象只有三四寸高，是用光亮的物體製造，他把它放在金蓮花的中間。

具備了神象、蓮花和寧甘在銀盤上，巴峇和其追隨者就

離開廟宇回到他們居住的地方。當他們在高唱讚歌時，巴峇拿着寧甘給所有環繞着的人觀看，指出它的美麗的物體和那個奇妙地嵌進去的眼珠。

巴峇接着創造一個銀質的盛水器，里面充滿着聖水，一百零八片金秘華葉從他手上散落到銀盤上，上面鋪蓋着一堆丹羽花，這些花朵還有着清新的露水。所有這些被形容為是少量的芬芳物，是採取百多種熱帶植物而提煉成。

所有這些東西都是用來作祈禱用的。巴峇開始了聖水浴的儀式，卡斯督里在現場這樣寫道：“B R 勞爾醫生代表所有在場的人進行祈禱的儀式。”

然後巴峇把所創造的物件交給州長夫人，吩咐她好好地保管這些物件，如果任何一件遺失，她就要負起責任。可憐的州長夫人承担起這個吃力不討好的責任。她把這些物件鎖在她寢室內的櫃櫥，隨身帶着鎖匙。

過了一些時候，巴峇叫她把寧甘帶來給他，她把櫃子打開，發現寧甘神象已經不翼而飛，其他的物件都在，只是少了這個神象。她極為震驚，於是匆忙地跑去告訴巴峇。

開始時他責罵她為什麼沒有把物件照顧好，接着他就大笑起來，告訴她這只是跟她開玩笑。他向所有在場的人解釋，他已經把寧甘送回那個他應用法力的地方，在廟宇內大神象的殿前，由亞迪尚卡拉置放在一個前神聖的秘密藏寶庫里。它在里面度過了漫長的世紀，直至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七日，他把它拿出，為它重新灌注新的法力。雖然他受到傳統習俗的阻撓，但是他還是照樣完成他的工作，不負他此行的任務。

巴峇接着詢問櫃櫥里的其他物件。他把一百零八片金葉分發給兩百多個圍繞着他的人，像往常一樣，每個人都能獲得一分。勞爾夫人由於寧甘的失蹤而燥急萬分，現在已真相大白，同時巴峇給予她很多的獎賞。他把威士魯神象、金蓮花和置放這兩件物品的銀盤贈送給她。

醫生告訴我這些神聖的物品，還置放他在海德拉迪屋子的禱告室內，他的家人經常在那里作祈禱。

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雖然在事實上它不應該是一個具有高度才華的巴加環潭博士，竟然也是這個具有超人魔力的奇人的虔誠信徒。科學經常把這種超越境界的魔術視為無稽之談，巴加環潭是印度全國科學協會的前任院長，印度國防部的科學顧問，同時也是揚名國外的印度科學家。

當我在巴拉聖地達到他時，他所居住的房間只有兩件牀褥和幾件置放在地上的坐褥。像其他印度的好公民一樣，他喜歡把鋪有花磚的地當作牀、桌子和櫈椅。與他同在一個房間里的是他的一個兒子——S 巴那吉斯南博士，他是印度地質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長。他們兩人曾花了幾天時間參觀神廟。

我與這兩位有教養和彬彬有禮的科學家席地而坐，殷切地聽他們講述他們與賽巴峇的經歷。在門窗大開的屋子外面，火熱的七月太陽照亮沙土，白色的建築物和多石的山崖。在屋子裏面，巴加環潭以平和、友善和簡練的語言講述許多奇異的事件，他的兒子巴拉吉斯南是這些事件的見證人。巴拉吉斯南博士也有他自己與賽巴峇的一些奇特經歷。這裡我們只記述他的父親的動人經歷。

巴加環潭博士與賽巴峇的第一次會面是在一九五九年。當時他們是在吉那瓦地河的沙灘上漫步，除了他們之外，還有其他的人在場。巴加環潭與賽巴峇並排地走着，過了一會兒，聖賢叫他在沙灘中找一個地方坐下。博士本身有點猶豫不決，巴峇却堅持着。他解釋說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巴加環潭的科學頭腦意識到巴峇並沒有引他至一個預先安排好的地點，在那里把物件埋藏在沙底下。

當科學家把地點選好後，一行人就坐在沙堆上。巴峇開始時略為諷刺博士，他嘲笑那些自以為無所不曉的科學界人士，嘆息他們對於存在於著名興地經典中的古代智慧一竅不

通，或者對它們採取漠視的態度。

博士的自尊心受到刺激，他反駁說並不是所有的科學家都擁有這種唯物世界觀。以他來說，他的家族對梵文有做研究和對印度經典神學保持興趣的傳統。

爲了確立他的科學同僚的信心，他告訴巴峇，當第一顆原子彈試炸後，報界代表問奧平漢爾有何反應時，他的回答是引自婆嘉瓦格達的一段詩句，這就證明他是這本名著的作者。“你是否喜歡獲得一本婆嘉瓦格達？”巴峇突然問他，當他講話時，他手上抓起一把沙，“這裡就是！”他繼續說：“請你拿住。”

巴加環潭伸出雙手去接從巴峇手中跌下來的沙粒，當這些沙粒落到這個科學家的掌上時，它們已經不是吉那瓦地河的金黃沙粒，而是一本紅皮書。當博士把書打開時，他驚奇得啞口無言，原來他發現是一本婆嘉瓦格達，以德魯古文書寫。巴峇指出他本來想給博士一本梵文本，但由於他在閱讀方面會有困難，才給他一本德魯古文，因爲它是巴加環潭的母語。巴加環潭並沒有提過他的梵文程度膚淺，但是巴峇却能夠知道。

巴加環潭立即細心地審查這本以奇異方式出現的書本。這本書顯得很新，而且印刷得很好，這是在何處編印的呢？如往常一樣，印刷者出版者的名字都沒有辦法找到。

於一九六〇年的某一天，賽巴峇到孟加羅拜訪這個著名的科學家。這時巴加環潭已經是全印科學協會孟加羅支會的會長，這個時候他已經認識了賽巴峇一年。他正在思考如何把自己所親眼看到的奇蹟，以科學的原理加以解釋。

在一次公共集會里，他曾經這樣說：“我當時感到極爲迷惑，因爲這些事情根本是與我所作的物理原理背道而馳。自從我在年青時掌握了物理學後，許多年來我一直教導他人，這些原理是不可違反的一至少是指已知的人類處境而言一並且把我這些信仰付諸行動，我自然地發現自己正處在一個

進退維谷的境地。”

巴加環潭的一個兒子，他當時只有十一歲，是個天資遲鈍的孩子，有些醫學人員所建議的治療方法是刺痛脊骨的下部，以便把腦髓液移去，從而減輕腦部的壓力。其他的一些則反對這種醫療法，認為這會加重孩子的病情。巴加環潭決定暫時不為孩子進行手術的安排。

巴峇是喜歡和了解孩子，當他看到這個孩子時，他向這個孩子提出了許多親切的問題。神學家也開始談論到兒子的病況，巴峇隨即講述所發生的一切，包括刺通脊骨所引起的醫學辯論。他認為這樣做對於孩子是沒有什麼危險的，反而會幫助這個孩子，使他日漸復元。然後他隨意地說，他要立即在那里進行這項手術。

科學家嚇得跳起來，他的腦袋里出現很多疑惑和恐懼。他開始以專業人士的觀點來看待這個手術，它到底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他還來不及發言時，巴峇揮動着他的手，創造一些聖灰，把小孩子的衣解開，他在下脊骨處塗上一些聖灰。隨即他又揮動着手，他在空中拿到一支四寸長動手術用的針。

博士自知有一種法力存在，這種法力是他所不能了解的，他不能發出一聲一言。他只能等待，觀看和希望一切順利。孩子像是在半昏迷狀態，顯然地是被巴峇的聖灰所催眠。巴峇熟練地把針刺進去，顯示出他知道把針刺進去的確實地方，在旁觀看的父親看到針全支刺入，開始擔心應該如何把它拿出來。

巴峇這時按摩孩子的背部，液體正從針口流出來。根據科學家說，他好像移出一公分的液體。他接着用力按摩孩子的背部，用另一種方式，他把針拿出，像是交給一個隱形的護士，針隨即不見。

“你們有沒有紗布？”巴峇詢問房間里全神貫注的人。他們是巴加環潭，他的另一個兒子拉馬吉斯南和一個朋友沙

士迪里，他是一個梵文學者。

年青的拉馬吉斯南答道，我會立即通知醫院，十分鐘內就會把它拿來。

“太久！”巴峇答道，他搖動着他的手，拿了一個適用的紗布，像是從一個受過專門訓練的助手中拿過來。他細心地修整孩子的背部，然後使他恢復知覺。在整個手術過程中，病人似乎並沒有顯示出任何痛苦或不舒服的樣子。

“他會比較好些嗎？”我問這個善良的博士。

“哦，他的情況已有改善，雖然還不很顯著。”他很慎重地回答。“但是如果沒有這次手術，誰又會知道他的情況會變得怎樣。聖賢說隨着他年齡的增長，他的情況就會日漸改善。”

巴加環潭博士曾見過巴峇利用魔術般的搖手而創造出許多東西。這些東西包括瓶子或包裝得良好的藥品，但是這些藥品卻沒有製造者的名字。他也見過巴峇把一粒石頭、裝飾物，或者珠寶轉變成完全不同性質的物件，他只是在你面前搖動他的手指。在這些變動的過程中，有關的珠寶物卻一直在現場。

有一次，他看到巴峇從一個瓶里創造安逸特，物理學家根據其經驗估計，如巴峇分發給每一人一湯匙，那麼瓶里的容量只足供五十人，但是事實上，他卻能夠把這種甜美的飲料分發給五百人，他奇妙地把容量增加了十倍。

在另一個場合里，在印度南部的一個海灘上，博士與其他一群信徒圍繞着巴峇而坐，談論的課題轉到在印度神話中所出現的各種對海洋的稱號。有人稱它為“納那卡拉”，他指出這名稱的意義是“鑽石或寶石神”。“如果是這樣的話，”巴峇開玩笑地指出，“那麼海洋應該為我們創造一些鑽石。”他把手放到水里，就拿出一條閃光的鑽石。

每個人都為這條精美的大鑽石鍊所迷住，一些信徒就叫巴峇把它戴上。巴加環潭發覺這條項鍊太小，不能穿過巴峇

的頭，同時這條鍊也沒有一個扣環。但這些困難並沒有難住這個奇人，他雙手把它拉大，就像在拉一條膠圈一樣，把它增大到適合的尺寸，同時鑽石間並沒有間隔的現象出現。爲了使其信徒高興，他隨即把這條來自海洋鑲鍊帶了一個短時期。

巴加環潭博士也有親身經歷賽巴峇能知千里外所發生的事件，不需要借助電報或收音機。

當巴加環潭的兒子，斯·巴拉吉斯南博士搬進他在海德拉迪的屋子時，巴峇同意到他的屋子里主持進伙儀式。巴峇就選定舉行儀式的日子，他答應於該天到來。巴加環潭博士因有國家要事而到莫斯科去，他預定於舉行儀式那天的早上回來，儀式是於當天下午舉行。

但是在靠近打斯肯地區，他所乘搭的飛機發生引擎故障，因而他被迫在該市鎮度過一個晚上。這剛好是舉行儀式的前一晚。巴峇當時在海德拉迪巴拉吉斯南的家里，他告知博士的家人，由於飛機引擎發生毛病，巴加環潭博士需要在打斯肯市過一夜，他將於隔天飛到新德里，那個地區沒有人會知道飛機已發生毛病，或者知道巴加環潭要逗留在打斯肯市。他的這些言論也不可能是通過其他的正常途徑。但是巴峇却有預知的感覺，知道飛機有毛病，並且也知道在隔天這些毛病就會糾正過來。

那預先安排好的日子終於到來了。當天下午，賽巴峇主持入伙祝福的儀式。在儀式的過程中，他以一貫奇特的方式創造了一個美麗的舍地賽巴峇的彫像。兩個科學家都這樣告訴我，這個彫像是三寸高，用純金製造。巴峇說這個彫像應該存放在這間屋子的神壇上，一直到今天它還是存放在那里。

由於一家之主的巴加環潭博士未能及時出席這個重要的儀式，每個人都感到很遺憾。他是否已到達德里，他們齊聲問巴峇，巴峇回答他已到達新德里，他當時是在新德里國防

部的辦公室里。

巴峇接着打一個長途電話到國防部長的辦公室。電話是直接打給科學顧問——巴加環潭博士。我獲知在當時打這種長程電話，經常是要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但是巴峇的電話在幾分鐘內就接通。

誠如巴峇所預測的，巴加環潭博士剛好是在辦公室里。他當時正在部長的密室里，正在與部長進行重要的會議。部長事實上已下令所有的屬下官員，他不要接聽電話和會見任何人。但是誰也不知道為什麼，其中一個秘書竟然打斷他的會議，通知他有電話要找巴加環潭博士。在部長的同意下，博士離開密室去接聽電話。傳進他耳朵的是巴峇動人的聲音，告訴他入伙祝福儀式一切都進行得順利。令他更為高興的是當他聽到巴峇將會留在他的家里直至他明天歸來。博士心里感到很高興，精神也為之一振。他於是回到會議室繼續與部長討論國防難題，當時的國防部長是吉斯南·梅農。

當我徵求巴加環潭博士的意見，我是否能引用他的名字來支持他所告訴我的難以置信的事件，他立即回答：“好的，我會承擔所說的每一句話。”他初時的矛盾，即他的科學訓練和他感官領會的事實，已經得到解決。他說：“在實驗室里，我們科學家依據推論而增加知識，我們已知道很多存在著的事物，但是我們不知道它們的真正性質。”他繼續說：“賽巴峇是超越物理和化學的定律，而當他超越一個定律時，那事實也即變成一個新定律，他本身即是定律。”

有一次在馬德拉斯，有二萬聽眾聆聽賽巴峇的指示，這個高貴的博士說，“科學家已了解的知識並不等於智慧。智慧是要向賽巴峇索取，或者向像他這樣的人索取。為了這個明確的目的，他不時地生活在我們當中。……”

他代表一種現象，一種超越的威力，但是神聖的，是神的具體化。他是我們最親近的親人；向他尋求永恒的指示，單單是這樣就已經能夠拯救我們。

第十八章奇蹟的現實意義

星星的世界火花，神靈的火神
把您的心靈帶進榮譽的境地
是黑暗中的太陽，
而您恢復光彩。

斯里歐羅賓都

我親眼所見到的許多奇蹟，使我接受了我所聽到的同類事蹟是真實的。我對這許多証人的人格、智慧及辨別能力的瞭解，加強了我對這些奇蹟的信念。雖然賽的奇蹟在許多團體的傑出領袖和在千萬個像我這樣的普通群眾中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這些見證人只佔人類中的一極小部分。那麼那千百萬個沒有機會看到這些奇蹟的人又怎樣呢？那些受現代科技文明的膚淺哲學所影響的唯物論者和無神論者的想法又是怎樣的呢？他們是否能接受上面所說的奇蹟的真實意義？

差不多在一百年前，有一個証道學者 A P 新烈特（他是英國印度先驅論壇的編輯）賞試說明西方社會人士有關在印度出現的同樣奇蹟，有一個喜馬拉雅的專家寫信告訴他：“除了那些親眼看到的，沒有其他的人會相信這些奇蹟。你盡可發表言論，只要人類的懷疑心存在，人們對會對這些事蹟感到好奇和提出詢問。”

人類頭腦的自然傾向是把那些基於合理基礎之外的事物看做是不可思議和不能被接受的。例如一個稀有的自然現象的出現，雖然人們親眼看到它發生，可是却不容易相信它真的出現。它像是發生於奇異的空間和時間。當人們處於正常的時空範疇里，這個奇蹟的現實性就已消失，也正如夢中的真實性一樣，當醒來時，它已消失得無影無踪。

有頭腦的人會這樣問：“奇蹟是真的會發生嗎？”那閃

耀的珠寶出現在手中，但却不知從何而來。那剛剛還是石頭或紙張的物件，為什麼又會變成甜蜜的糖菓，它的甜味還留在舌頭上。這些事實是很明顯的，但可理解的原因卻不存在，而這些理由不可能從我們合理的推想中找到。

當然不需要任何媒介而使一個物體移動的事實，在西方的精神學家和魔術師的圈子里是人所皆知的。我自己本身也曾經歷過很多次。這個理論是基於一個物體原本是存在於某一地方，被人用精神力量把它瓦解，然後把它帶到另一個地方重新製造。

巴峇曾經說過他的一些“創造物”是屬於搬遷的技巧。這點可從賽的一個信徒的觀察作為佐証。一個有名的印度公主曾經告訴過我，她有一次坐在巴峇的寶座前，看看他揮動着雙手創造出一些物件來。她坐着的位置可以看到巴峇向下擺動的掌心。最初她看到一團發亮的雲層在他掌心里，當他把手合起來時，這團雲層很快就凝結成一個發亮的物體，這個物體原來是一個金戒指。

巴峇在富有離山為我創造的那拾元老金幣，無疑地也是使用同樣的搬遷技巧，可是他那次為V K高克博士（孟加羅大學的副校長）所展示的現象，我們又怎樣來解釋呢？這次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當巴峇於早期拜訪高克博士的住家時，他第一次看到印度聖人斯里班達馬哈拉惹的畫像。巴峇向他問起這位聖人的事，高克博士固答說他所敬仰的聖人曾是他父親的導師。

巴峇問：“你有沒有一張聖人的小畫像，以供你旅行時帶在身邊？”

高克博士：“沒有。”

巴峇：“你喜歡獲得一張嗎？”

高克博士：“聖賢，我很想獲得一張。”

巴峇就揮動着他的手，這次比往常略為久些，然後他說：“畫像來了！”他把手掌向上一翻，一個懸着聖人畫像的

小飾物就出現在他的手心里。

與西方國家比較，搬遷在印度是較為各階層人士所知曉。教育家、名作家及前任政府部長R M曼西博士在他著名的巴旺雜誌中有這樣的記載：他曾經看到一個坐在他畫室里沙發上的人施盡搬遷的功夫。開始時祇有一些在托盤上的紅粉，接着是花朵，第三次時是巴拉塞特，第四次時却是紙幣。

曼西博士接着說，他以為巴峇創造出來的聖灰每天約有一磅，它不是通過搬遷的方式，而是應用更加奧妙的方法創造出來的。很明顯地，那頑石變成的糖菓及其他巴峇所創造出來的物件是不可能由搬遷法變出來的。

物件不論是通過搬遷法，由法力當場創造，或者通過其他的方法創造出來，需要多少的証據，多少聰慧和有人格的人的聲明，才能使那些沒有親眼見過這些奇蹟的人信服。

當然在印度是有相當多的人相信奇蹟的真實性。在日常生活底下，經常都有奇蹟在這個國家出現，經常有些人可以展示不平常的特技，在空氣中創造香水，可讀出信封里的信，遠距離打破玻璃水壺，觸摸即可治療的法力，飲喝毒酸液而不被傷害，重物懸空等等。這些事情已構成這個國家文化的一部分，它們不但得到群眾的接受，同時也得到思想權威者一如曼西博士這樣地位的人一所同意：在這個課題上，我曾與許多有高深知識及修養的人士討論過。他們大部分都曾經看過一些神奇的現象，賽巴峇以外的一些奇蹟。思稀士已成為印度最基本的文化遺產，即使那些從來沒有見過任何奇蹟的人，都會相信它們的存在。

但是根據我的看法，一些聰慧的人把賽巴峇奇蹟的重點忽略了。我曾聽到他們說：“高深的瑜珈術者是可以創造奇蹟，那又怎樣？這些事情又有何價值？”

有一些人更進一步認為不應該表演這些奇蹟，因為它們會防碍精神的進展，他們引經據典來支持這一觀點。但是如果我們詳細地研究這些聲明，我們發現到有發出忠告，指出

讓門徒或那些在精神道路某一階段的人士創造奇蹟所具有的危險。例如巴登再里指出，在瑜珈術的某一水平的訓練中，一些潛伏着的超凡法力可能會出現，這即是說，門徒會發現他們具有履行特定奇蹟的法力。

但是這些法力也包含有一些嚴重的危險，它可能使人驕滿和產生自私的心理。他可能利用來達到自私的目的，它也可能使他誤解已達到他的目的。他並沒有了解到這些精神或精神肉體所產生的法力，只不過是學習道路上的一些副產品。他却以為已是主要的產品或者至少是達致最高經神領域的一種跡象。他却沒有想到擁有這些本領並不等於已達到精神領域的最高峰。他因而迷失方向，不再力求進步，結果未能達到人生的真正目標。

巴峇本身，當他以前的身體在舍地時，他時常向他的信徒強調這一點。他指出一個門徒得到了這些超凡的法力而又還沒有達到最高的水平，往往促使他更遠地離開他的主要精神目標，即是對神的體現。巴峇對他的一個剛獲得神現的信徒說：“爲什麼你一直注視着那個賤婦？對於我們來說，是不需要跟賤婦打交道的！”

這信徒的妻子恰好在場，她以為巴峇是指一些性感的婦女，但是信徒自己明白他的導師給他一個適時的忠告，不然的話，他會給他剛剛獲得的法力所具有誘惑力而沖暈頭腦。

可是這些危險和忠告只是對那些處於學習半途的學生而言，不是對那些已經到達最後目標一即已完全體現神的人，具有神性的人或者神座。正如耶穌、克利斯納和賽巴峇一樣，他們不會驕傲、沒有自私自利、自我顯耀的表現，更不會對人間存有什麼慾望，因而對於履行奇蹟的人和受患者都不會有什麼危險。

受患者雖然不會遭遇什麼不良的影響，但他可能不會完全得到潛伏在內的良好因素，對於每一個奇蹟都有附帶的條件，如果受患者看不到這條件，那麼他就會喪失一個寶貴的

機會，他也許會獲得一條金鍊。或許他的病被治好，他的一個重大的困難獲得了解決，或者避免了一場致命的災禍。雖然這些都是重大的事件，但是如果與他有一天可能會獲得的成果比較，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他如果繼續無視那精神之繩，他終有一天會濫用履行奇蹟的法力。這些法力將不會再令他感動和爲他帶來愉快。尤有進者，它們將不會再爲他服務，當神人的法力所履行的工作正如普通的唯物主義者那樣的地步時，那麼他已不再得到他所期望的利益，他就會脫離追隨神人的路綫。如詹姆士谷克，當他發現澳洲的東海岸時，他却起航和錯失了引向悉尼良港的狹港灣，因而上述那個人就會迷失引向聖港的窄小通道，而這聖港正是所有人類之船所欲尋找的。有誰知道他須等待多久，多少個年頭，多少個世代才能再逢到這樣的一個機會？

這些高超，超凡的法力不是爲自己，而是爲全人類的利益而服務，那麼，這些法力所具有的意義又是什麼呢？正如喜馬拉雅的專家向新烈特所說那樣，奇蹟是引導人類去探討宇宙最深奧的神秘的動力。在上個世紀最後廿五年內，H S 奧爾克特在觀看了一系列的神奇現象後，他曾這樣寫道：“對於我來說，當我看到了這樣多樣化，具有教育性的奇蹟後，使我比較易於了解關於東方的神學理論。

這些奇蹟對於那些具有開明、靈活和求真理的頭腦的影響，就是促使人們更積極地探詢存在的更深入構造。雖然奇蹟本身是比較不重要，而且是附屬於精神的真理，它們是比語言更具有力量的跡象，引導人們趨向那些真理。這些真理在其最高的水平時是不能用奇蹟或語言來表達的。人類一般是具有惰性的，他們需要一些驚人的事蹟才能把人喚醒。聖賢那拉辛哈寫道：“賽和耶穌生活中的一個共同特徵，就是人們通過他們所履行的奇蹟，才信服他們具有神的特質。由於人類患有色盲的毛病，因而需要通過奇蹟來顯示神靈。”

有關說的或寫的話語，人們的點頭或搖頭，同意或不同意、辯論、比較…有許多人講了許多明智的話，但是新聞界所慣用的一個語句；那一張照片是值得一千個字，而一個奇蹟却值得好幾千個字。

當上帝叫摩西把以色列人帶出埃及時，摩西抗議說人們不會相信他是上帝的使者，所以不會接受他為他們的領袖。上帝就告訴他把竿丟在地上，當摩西這樣做時，那支竿就變成了一條蛇，上帝就吩咐摩西提起那條蛇的尾巴，摩西照做時，那條蛇又變回一支竿。這是摩西通過上帝的法力所能做的其中第一個奇蹟。展示這奇蹟的目的不單單是使以色列人一巴羅亞人一明瞭摩西是上帝的使者，同時也要克服在漫長旅途中的許多重大困難，使他們能夠脫離埃及的枷鎖，而進入他們期望的樂土。像所有人類朝聖的不朽故事一樣，這個故事具有更深遠的意義。除了其他的教育意義外，它的教導還包括使人從他的肉體束縛中解脫出來，引導他克服生命道路上的許多障礙和他本身徒勞無功的精神掙扎。最終到達那精神自由和解放的樂土。

因此，聖人以他身旁的門徒為核心，他利用奇蹟去幫助他們了解他的神的特質，並且幫助他們克服精神發展的障礙。這群核心門徒逐漸擴大而成為一大群追隨者—正如宗教史所顯示的一那些好消息。福音在四處傳播，直至千千萬萬的人都成為他的追隨者。這樣一來，那沉重的人類災難就能獲得些微的解救，越來越多的靈魂將從黑暗中被引向光明。

但是必須要記得最偉大的奇蹟，通常並不一定是很明顯的，在有法力的人存在時，我們精神上的覺醒，顯示出是這個人有生以來的最驚人的奇蹟。我們自己是慾望的奴隸，但却看到一個克制人間慾望的主人。我們經常以自己的微小、孤立和自大為中心，看到一個以全人類為中心的自我。我們在短暫的悲樂中掙扎求存，看到那永恒歡樂的體現。我們經常把愛與肉慾混滲，具有佔有慾和私愛的心里，却感覺到那

來自偉人的甜蜜的愛，它是神明，無邊無際，包羅所有的生命。同時這愛並不是模糊和無人性的；它是具有個人的親情，集中在信徒的心靈深處，在里面沒有絲毫的自私自利。

即使我們的雙腳只是在精神道路上開步行走，我們知道這些特出的特質就是我們的目標，使我們以終生的精力奮鬥，以求實現。但是這些目標又像是非常遙遠，我們有在凝想它們是否能最終達到一未知是否有任何人已經達到這些目標。也許我們會深思這些目標只不過是存在於我們腦中的美麗的夢，但是現在在我們眼前，有一個血肉之軀已登上最高的精神埃弗洛斯山。一個理想和夢幻終於變成一個在這個時代實現在生存着的個性。我們因而觀察到人類的性質是可以改變的，從具有獸性的低級人轉變成具有高尚人格的人。

這里所呈現的該是奇蹟的最重大的意義；它們顯示存在於每個人身上的神的潛在性能，世界的星星之火。它們建立起我們的信仰，激勵我們以新的精力，為我們本身創造神性而努力。而要實現這目標，並不單單是通過我們眼前的偉人的偉大靈感，同時也須通過那無聲的、導源於神明，使人轉變的光綫，它直達我們心靈的深處。通過這種無私的真愛，神座呼喚所有的人向他請示，而他引導那些到來的信徒在驚濤駭浪中奮勇前進。

賽巴峇當他還在舍地的身體時，曾誓言要把成千上萬的人引向精神的道路，直達最終的目標，到達神的地方。有關這方面的工作，他現在仍然不懈地努力。

那拉辛哈聖賢和其他受賽噴泉所滋潤的人曾經這樣指出：賽巴峇所傳揚的以愛和兄弟情誼為基礎的世界性宗教必定會傳播到世界的各個角落。事實上，它現在已在印度的縱橫河山裡發揚光大，它也同時在世界的一些地方生根。賽巴峇於一九六八年七月做第一次的海外旅行，他到達東非的烏干達，那里他已有一群中堅的信徒。他的訪問成為該國的一件國家大事，他被盛大的人群所包圍。不僅僅是那幾千在那里

定居的印度人，也有成千上萬的非洲人。不僅僅是那些低微的下層臣民，也同時包括那些社會上層分子，政府部長，警察總長，軍隊參謀長和其他高級官員齊集向巴峇表示敬意。群眾看到他時，都興高彩烈地高歌起來，當他走過時，那些站崗的警察向他跪下敬禮。

毫無疑問地，世界各大洲的各國人民在將來都有機會見到賽巴峇，這是世界歷史所空前未有的事件。一個人形的神，奇蹟的創造者將會利用現代全球性的交通工具環遊世界，在他有生之日，把他的福音普施於全人類。

在以前，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像這樣惊人的事跡，只有在事情過後很久，才通過口傳或者書面的記載傳到各國的人群中去。現在，那些懷疑論者，像湯姆士這位仁兄，他不會相信任何大小的奇蹟，將能親自見証它們的確實性。如果他很熱心的話，他可以拜訪巴拉聖地去親眼看看這些奇蹟。不然的話，他需要等待，直至賽巴峇來到他所居住地方的附近。

耶穌和克利斯納的奇是通過信用或信仰而被接受，但是賽巴峇的奇蹟，你却可以親眼觀看。

第十九章有關賽巴峇的一些教義

真理是建立在它自己的証據上，它
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証件以証明它的
真確，它自己是光芒萬丈

威爲甘南達聖賢，

對於那些還沒有機會欣賞賽巴峇的精神課程的英釋文讀者來說，他們應該是很想知道這些具有神能力的奇人的口傳性教義。即使以整章的篇幅來敘述這些重要和光輝的教義，也不見得能透澈淋漓。但是我是在一個信念的驅使下，即“在太陽底下沒有任何事物是新奇的”，這個事實也適用於精神教導和哲學。

例如耶穌在高山上的所作的誠言，不但對於那些最初的聽衆，即使對於許多日後的聽者來說，都似頗具革命性。事實上，所有他的新的教義，都可以在東方那些古老，而年代已不可追溯的經典中尋獲。事實上，在人類現階段的發展中，人類所能領悟的許多偉大的精神真理，都已經在很久以前，由古代的許多聖賢所創導。自此之後，歷代的聖賢一而再地把這些基本智慧復興，重述和賦予新的動力。不同時代的聖賢對於這些智慧有不同的表現色彩，不同的着重點，新的解釋和配合其各自年代的例子。但是對經有記載的古典智慧，如出現於威達斯、烏板尼沙斯、布拿納斯和沙士他斯等著作中者做深入的探討，人們就會發現所有基本的真理，都已經多次地以不同的形式被敘述。

這並不意味着新教義的出現是無關重要的。任何時候在真理名譽下所興建的廟宇都成爲墳墓。存在於古典抄本和經典書籍中的開導語錄，免不了會被人遺忘、誤解，或是爲那些奸猾的傳教士所歪曲，成爲那些不小心和無知者的陷阱。

古典智慧就有必要重新被引用，賦與新的形式和動力，以引起人們對它的興趣和具有繼續生存的價值。這項任務只能由那些真正了解的人來負擔，這些人不僅能從書本中，而是從其自身中獲得了解。他的言論不包括哲學家的帶有投機性的言論，而是對真正的智識具有堅定的信念。

每一個導師在講述這種光輝的真理時，都有他個人處理的觀點和表現方式。有些導師一生中只做數次講學，另一些則做無數次的講學。那些像耶穌的導師，當他們向群眾講學時，把智慧表現於寓言，使那些沒有受教育的群眾都易於了解。

賽巴峇與耶穌有許多類似的地方，不但是在奇蹟中，也同時在他的表現形式方面。在他的講學中，他應用很多寓言、動人的數字比喻和就地取材的例子。這無異是他能夠吸引眾多聽眾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他言論中所具有的權威。他言之有物，了解他所講的一切。他不遺餘力地使他的課文深入，不斷在重複和強調，通過這樣的方式來把事實表現出來。誠如歷代偉大學者所作的一樣，即是讓人們聽到和知道真理是不足夠的；他們必須生活在真理中，知識與行動必須結合為一。現在我謹略述其教義中的一些概要。

人基本上是一種靈魂，他不是一個軀體，絕不能把他和軀體相提並論，因為軀體只是一種暫時的衣袍，許多人在意識上即使同意這種真理，但是在行動上，在絕大多數時候，有把自己比成個軀體而已，所以巴峇不遺餘力地把這個基本真理烙印在人們的心里。

例如他說過：“你是個不屈服的靈魂，不因生命中的順逆而受到影響。在顛波的生活道路上，你的影子跌落在塵埃上，叢林和荊棘，以及沙石上，但是完全沒有顧慮。因為你勇往直前，完全不受影響。由於靈魂是你的實質，因而你就沒有理由擔憂你的影子，即軀體的命運。

這個對人本身的真理，是“比水或空氣或者蒼天更為微

妙；因為它須進入你的眼睛，然後你才能看到，進入你的手中，你才可能捉拿到，進入你的腳才能使你行走。知道本身是內在的原料，自己先要有機能，然後才會有所動作。”

靈魂本身是沒有形狀的，它能夠根據需要而創造形狀。它創造了人的五大器官，其中最大的是食物器官，比較隱蔽的是呼吸系統，這兩者都是肉體的一部份。另外的兩個器官構成軀體隱蔽的部分，它們是小腦和智慧的大腦。第五個器官是快樂的感受，是為人類軀體的最高部分服務。所有這些組成部分，都是為上蒼的城堡服務，這即是個人的靈魂。

但是神的確會全神貫注於其自己所創造的工具，以及它們所帶來的經歷，而往往忘記了自己的真正身分。然而在心靈深處，對回憶會有微弱的回應。有時他會聽到，因而當一個呼喚是來自其不朽的部分時，他會有所反應。誠如巴峇所說的：“人並不是個被鄙視的動物，出生於貧賤和罪惡的環境中，只是永遠為着生存而生存。人是不朽和永恒的，所以當呼喚來自不朽的部分時，他會全心全意地感應。”他要從瑣粹和短暫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渴望這一天的到來。而這只能在一間店里獲得，這即是靈魂的靜默，人是最高自我，是所有一切表現現象的基礎。但解脫是一項漫長的奮鬥過程。並不如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樣，當人死時他就會自動地獲得解脫。當把軀體解除後，靈魂仍舊處於其他的車輛中，它仍舊與地球有着聯系，對回憶和慾望的聯系，使它能不斷地獲得再生。

要獲得解脫和永恒的歡樂，人必須根除所有人間的慾望和聯系。在巴峇的其中一個比喻中，他說：“人正如米粒，如果米殼被去除，那麼它就不會生長。人的表殼就是他軀體的慾望，如果這些能根除，他就不會再生。”

當然要克服人間的慾望和負擔，這需要長時間精神上的實踐。幾乎所有巴峇的教義，都是在這重大的鬥爭中給予直接的協助，這應用許多家傳戶曉的例子幫助他們掌握和記牢

所牽涉的基本原則。例如他說：“有的許多慾望就像他袋子裏的小錢幣，這些錢幣的重量越多，他的負荷越重。如果他能夠把這些錢幣轉為銀額大的紙幣，他不會感覺到有任何的負荷。同樣地，他如能把許多慾望轉化為一個慾望，轉變為與上蒼聯系的願望，那麼他就不會感覺到在人間的負擔奇重。”

一旦人們經歷了長期的外在生存磨練後——在這個世界和在其他星球——他會開始明白他的主要目的是要破除長期以來束縛着他的枷鎖。這種枷鎖是有着它的功能。但是它的有效時期已經過去。他準備飛躍進一個自由的新生活，神明的生活。

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是神靈的一粒火花；每個人都具有神的潛能——不是我們所通常想像的有形的神，它是無形的神。在神靈的海洋里，存在着各種生物。巴峇很簡潔地指出：“如果你了解靈魂的原理，你就會成為神……每個人都可成為神，只要大家把個別的靈魂，溶合在靈魂的宇宙里。”

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和兄弟間感情的基礎，是基於他們都承認這個靈魂原理的真實性，不論他們的膚色、等級及信仰。巴峇有時所應用的原理，就類似用電流所燃起許多不同顏色、形狀和大小的球兒一樣。在球後面的真理是一種電流在里面流動——對於每一個來說都是相同的，靈魂可以比喻做電流。人類是一種電流的多樣化的反映。

神是無形但又有形。他是在他所創造的所有形之上。他維持和消滅所存在的一切。神事實上是可以以所有形式出現，特別是以人的形式，比任何其他的形式為多。在一些人中能更集中和更完全地表現出來，在人類歷史上有好幾個人，他們是一百巴仙的神。

事實是神只反映他本身的一些方面和部分，但它們却是每種形式的本質，能確實顯示神所選擇的形式，它也許是人的形式，半人的形式，或是其他的形式。同時他對任何名字

也會有反應。巴峇這樣說。“神可以各種名字去稱呼他，只要這名稱適合你的舌頭，或者可以以任何形式的照片出現，只要這能令你有神奇的感覺和敬畏，你可讚美他為滿卡、干那巴蒂、沙拉達、耶穌、米地壇、沙地，或者你呼喚他為阿拉，或是無形者，或者有形的主宰者，這完全是沒有任何的區別。他是代表開始、中間和結束。他是基礎、本質和源泉。”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認為萬能的神是完全以我們所選定的特定形式出現，或者只完全對某一我們傳統用以祈禱的名字有所感應。如果我們的祈禱是真誠的，他會通過這些有限的途徑顯示出來，但他並不完全被束縛在里面。誠如蘇菲詩人所寫的：“他的塵埃是在這裡，但他是無窮無盡的。”

在某一方面來看，神比我們的手腳更接近我們，我們無須去尋找他，遠至遙遠的宇宙星座。“致使我們的交通系統無能為力，而我們麻木的思潮在高漲。”因為慈祥的神就在我們身旁。他是我們神經中心的樞紐。“尤其是在病人聚集的地方，醫生就會出現，外科醫生在手術室里。”斯里賽說，“因此神是與痛苦和在掙扎中求生存的人群在一起，當人們向神呼吁求助時，他必會有求必應。”

每個人的最終目標——他的真誠的目的，不論他知道與否——是把神體現在他身上，他要怎樣地生活，才能達致這個目的呢？

巴峇並沒有教導人們，唯一要達到這個精神目標就是要離開人群，而居住在山洞里，位於深山中的隱所或是四面有圍牆的道院里。大多數的人類過着普通的生活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我們不要成為世界誘惑事物的奴隸。他說一隻船是用來在水上川行的，但是水決不允許進入船內。同樣地，我們生存在這個世界上，但是却不是為這個世界而生存。他舉出另一個例子：“人應該用右手抓着神，左手抓着世界，左手的扶抓會漸漸地失去控制。但是不要為此而擔憂，事情的歷

程必定如此，這就是爲什麼那隻手是叫做“左”——世界是會遺落下來，但是右手絕對不能放鬆，它之所以稱爲“右”，這即是你的權利緊緊握着不放。”

要怎樣做呢？我們必須理解到，這個世界的偉大戲劇，我們在扮演着一部分，它不過是應時而過的。我們不應該把自己跟戲劇相比，或者使自己附屬於它的外衣和“財產”，這些我們都很快把它們遺留下來。換句話說，我們應該學習區分永恒和暫時，本質和它的外表。

外影是我們身體的大幻像，而環繞着我們的現實世界則是最終和唯一的存在物。改變這種錯誤的方法，就是使我們的思想和靈感引向神，我們的臉面向聖光。巴峇給予這樣的比喻：“移向光明的方向，身影就會落在後面，如果你背着光而走，你只能跟着你的身影。每一次你向神走近一步，你的大幻想、身影就會落在後面，而你就不會給它們欺騙。”

事實上，我們所尋求的是快樂，但通過我們誤導性的身影和無知，我們却找到錯誤的地方。“一旦你踏上通向快樂的道路，”巴峇說，“你將會被引向越來越不滿、競爭、驕傲和妬妒的局面。請停下來一會兒，檢討一下你的經驗。當你越富有，你是否愈高興，當你的慾望滿足時，你是否覺得很安寧？你自己將是這真理的証人，即是生活水準的提高並不担保你會快樂。”

當我們通過這個世界的愉快事件而尋求快樂，我們會發現痛苦與愉快一樣地存在，悲哀和歡樂一樣的衆多。這雙相反對和黑白的雙生子，它們是永遠在一起。但是讓它們來：愉快和痛苦，歡樂和悲愁，它們是神戲的一部分。在它們之外，我們會找到偉大的和平和永恒的歡樂，當我們面向光明和明白我們是神本質的一部分，亦即靈魂時，我們就會瞭解我們的真實存在不過是時空世界中的一種影象而已。

是否有些特別的指導和瑜珈訓練能夠使人擺脫世界的各種誘惑，幫助他們解決困難的方向問題，使他們從微弱的閃

光中轉向更大的光明？巴峇經常在講道中提到三條啓導人們的傳統瑜珈道路。他指出所有這些一行動、知識和忠誠一都必須要應用，它們是通向神的大道的三條路綫。

巴峇說：“以知識作為行動的指南，所有的知識只歸屬於一，讓行動充滿着忠誠，這即是說要謙虛、友愛、仁慈和非暴力。讓忠誠由知識來填滿。不然的話，它就會好像氣球一樣的輕，在空氣中飄浮或者由疾風所吹動。單單只有知識，使人的心房乾燥，忠誠使它具有同樣的柔軟，而行動使人的手有所作為，這些作為將會淨化屬於你生命的每一分鐘。

我曾經有聽巴峇用其他的名稱談論這三條自我體現的路綫。他稱它們為三個“W”，那就是工作、祈禱和智慧。他說只是單單工作，就像一輛慢行的火車，在你到達路程的終點時，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停頓和在分叉處作一些變動。但是如果在工作中加上祈禱，就像是快行的火車，使人更快和更容易到達目的地。工作和祈禱一起能進一步增長智慧，或者真確的知識。具備了這些，你像一輛無須停留的火車，直達你的目的地。因而在工作中祈禱，同時努力增進自己的知識，它會幫助前兩者以達到崇高的智慧。

談到有關神學的著作，他說它們只是像地圖和旅行指南。“仔細查看地圖和翻開旅行指南，並沒有獲得確實訪問所具有的刺激性。它們也沒有使你獲得一部分的知識，或者是穿越該土地的山川所帶來的歡樂。”

“事實上”他在另一個地方方這樣說，“你甚至不需要閱讀經文，如格達或烏板尼沙斯，你會聽到特別為你而設計的兒歌；如果你真心地向神呼求，他會在那邊，做為你的馬車夫。”

因而世界上偉大的經文就像旅行指南，它所能帶我們到的地方，就像經文上的字句那樣遠。真正的知識是需要自己的內在體驗。我們必須親自到那土地去旅行，但那是非常困難，幾乎是不可能穿越森林找尋自己的道路，雖然是人生的

密林圍繞着那聖地。因而最好能有一個到過那邊的引導，他從個人的經驗中懂得行走的路綫。換句話說，最可靠、容易和最快捷實現自我體現的方法，就是要有一個精神導師，他自己已經完全自我體現。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你有一個有經驗的引導，帶你走過奇異的森林或者沙漠，或者不熟悉城市里的錯綜複雜道路。你不會停下來和他爭論有關的路綫，你相信他和服從他的指導。同樣地，與你的精神導師一起，你應該把自己完全委託給他。你自己愚蠢的自私、驕傲和自己的意志會使你迷失方向，你的精神導師知道怎樣引導你和知道你要往何處去，因而第一件你所要學習的事是困難的自我呈獻的學問。

當然，在這方面你會得到精神導師的最大幫助，通過你對他必然感到的敬愛，他以你真正的福利為依歸，幫助你前進。除了他的無私的愛之外，你不會有任何其他的企圖。在興都精神哲學里有着這樣的教導，即精神導師和神之間是沒有什麼區別，而在這忠誠的愛里，精神導師體現了神的愛。

“當神愛時，”聖賢伯納·蓋爾維克寫道，“你不需要任何東西，除了被愛之外；因為他的愛是沒有其他目的，除了他可能被敬愛之外，知道那些敬愛他的人是和他的愛所祝福。”精神導師對他弟子無私的愛，相應的，隨着時日而加強其弟子對導師的敬愛，這就是忠誠方式的中樞。

因而其他瑜珈路綫不但不應忘記，而且還必須加以應用。忠誠是引向最大里程的重要路綫，或者一改變比喻——忠誠不是冶金術里把人的本質轉變為精神精華的唯一要素，但它是最重要的成分。巴峇經常說，在目前這個時代里，忠誠是達致目標最可靠和最容易的方法，許多偉大的導師，從克利斯納神開始，都強調同樣的東西。

巴峇引用許多故事和比喻以指出忠誠的價值，下面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一個忠誠者和一個智慧者共同在森林里行走，他們感到

很口渴。他們來到一個很深的井，井的周圍生滿雜草，看情形是沒有辦法把水取上來。智慧者克服了這個困難，他花了很大的氣力來把自己變成一隻鳥，然後他飛過雜草進入井里，這期間它脫落了許多羽毛。在另一方面，忠誠者渴望神的恩惠，於是熱誠地呼喚着神的名字，神聽到和應驗他的請求，把井里的水提高至平水面上，忠誠者就因而能完全解決口渴的問題。

有時巴峇把神比喻做磁鐵，他這樣說，“請記住磁鐵是沒有辦法吸引一塊生鏽和蓋滿塵污的鐵。你不可能被神吸引，如果你的頭腦是充滿着物質慾望的污鏽，聲色之樂的塵埃重重地覆蓋着它。”

曾經有這樣的一個故事，當賽巴峇還在他的舍地身體時，一個富有的人向他請示，指示通向實現神的道路。開始時，巴峇多次地考驗他，然後他給一個論文，指示在個人的人生過程中實現神的必須條件，巴峇的許多門徒，連同這個富有的人都在傾聽他的言論。

我在很多不同的場合和時間，聽到沙地也賽巴峇給予同樣有關自愛、鍛鍊和節儉的教導，因為這是邁向賽道路前進的必須條件，這也即是賽巴峇所教導的忠誠道路。我現在把那值得讚賞的舍地講稿的綱要列下，講稿里賽巴峇詳述十大要點：

1. 有高志者必須明白這個世界和另一個世界的絕對瑣粹和不重要的事件，他在事實上必須要對榮譽、酬勞和其他成果表示厭惡，這是由他在這個世界和另一個世界行動的結果，因為他的目標比這些還高。
2. 他必須充分了解他是較低層世界的奴隸，他有強烈的願望，希望能獲得自由，他必須辛勤和堅決地工作到底，不理睬其他的事情。
3. 我們感覺的構造是趨向於向外移動，所以人時常觀看他自己之外，但是他要實現自我體現和不朽的精神，

他應該把注意力轉向內，觀察自己的內在我。

4. 除非一個人已經避開那些錯誤的行為，使自己的頭腦獲得寧靜，他是不可能獲得自我體現，雖然他有極高的知識。
5. 精神生活的候選者，必須依循一個真誠的生命，能懺悔、內視和有正確的品德。
6. 有兩類的東西不時呈現在人面前要求被接受—美好和愉快。一個可能的門徒要作思考，以便在兩者中選其一。聰明的人會選擇美好；不聰明的，由於貪婪和束縛的關係，選擇愉快。
7. 高志者必須要控制他的頭腦和感官：如果他的頭腦是沒有克制，他的感官不受管制，那麼就像瘋野和不馴良的馬匹所拉的馬車那樣，他不會到達目的地。但是當他的知識和智慧能實行控制，就像一個熟練車夫能操縱（思想），他就能駕馭馬群（感官），沿着正確的道路穩健地前進。那麼真正的自己是馬車的主人，就能到達旅程的終點—無所不在的神的崇高居所。有時巴峇又應用另一個比喻，把人的頭腦比作電綫，“不要與頭腦接觸，這像是與電綫接觸”一樣的不好！在一段距離內觀察，你就能獲得極大的幸福，這即是說，如果太過強調與頭腦的牽連，那麼一個人就沒有辦法看到頭腦以外的真確事情。
8. 除了要控制一個人的頭腦外，還必須使它純潔化。要做到這一點，他必須恰當地、以沒有束縛的方式，履行他生命崗位的任務。他必須去除所有的愚惑：“我就是身體”或者“我是頭腦”，這樣會幫助他去除利己主義，去除貪婪慾和使頭腦的其他底層慾望純潔化。
9. 高志者必須要有一個導師，對於認識自己的知識是非常隱蔽的，因而只以自己的努力是沒有希望獲得。通

過一個偉大導師的協助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導師已走過這條道路和獲得自我體現。要尋找一個導師並沒有多大的困難，當學生已經完成他的自我檢討和自我訓練後，導師就會到來，以確實的身形或者是看不見的。巴峇有時這樣說。“如果需要的話，神會親自下來而成為你的導師。”

10.最後一點，事實上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神的恩惠。當學生不斷地嘗試，但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敗，當所有的一切像是絕望時，而他充分知道自己的無能時，那麼神的恩惠就會到來，陽光在照耀，他全身都浸沐在歡樂的泉流里，奇蹟於是發生，他在向精神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

當舍地的論文講座結束後，巴峇就對那個富有的人講：“先生，在你的袋子裝着神，它的形狀是兩百五十盧布，請把它拿出來。”富有的人把一束鈔票拿出來，他在計算着紙幣，令他十分驚奇，他發現剛好是二十五張十盧布紙幣。他事前不知道他袋子里的確實錢額。因為這樣他感到巴峇是萬能，他跪倒在巴峇的聖腳前，請求他給予祝願。

巴峇說：“把你那束神捲起來，除非你完全去除貪婪，否則你就不會得到真神…對金錢的喜愛是深淵的痛苦渦流，充滿着鱷魚，這是以欺騙和妒妬的形式表現。貪婪和神是像兩極間的距離，他們永遠地是彼此對立的。對於一個貪心的人，他不會有安寧、滿足或者穩定。如果在頭腦里還有絲毫的貪婪，所有精神的努力都是沒有價值。導師的教導，如用之於一個自私自利的人，將不會有什麼用處，因為他常常想到的是感官的東西。使頭腦純潔化是完全必要的，沒有這樣做，所有的精神努力都是空無一物，只是無用的啓示和華艷。因此一個人最好只拿他所能消化和吸收的部分，我的財富已是足夠有餘，所以我能夠給任何人他需要的東西，但是，首先我要知道他是否有資格接受我所賦與的。如果你能細心

地聽我講，你必定會得到益處。”

巴峇知道這個富有的人是個吝嗇和貪心的人，他的初步試驗就已顯示這個事實給所有在場的人。擁有財富本身並不是一件罪惡的事，重要的是我們對於財富的態度。如果我們是精神上貧窮的，那麼即是對於我們所佔有的財富是沒有依附，了解到只是在神的信託下保管，因而應該恰當地應用，這樣一來，對於我們擁有多少都無關重要。

這個富有的人，不像那個年青的富人向耶穌請求承救，顯然地並沒有悲傷而去。根據記錄，相反地這個人得到巴峇的祝願後，他愉快和滿足地離開這個地方。像其他在場的人一樣，他盡情地享受巴峇的精神盛宴，也許他感到有些希望他所獲得的心靈啓迪，能使他減輕他的包袱，從而使他能通過精神的針眼。

當我們尋求自我體現，不論是通過忠誠或是其他的途徑，必須要清除貪婪的心、慾望、仇恨、虛偽和其他的劣根性。一個最重要的純潔方法，就是要實行向內觀察，通過自我施行的練習，即通常稱為默想，誠如巴峇所教導的，默想能使你與有形或無形的神一起，或者是從一種神引向另一種。

很久以前，克利斯納神教導自我的方法時（如記錄在斯馬巴加瓦達），他不以戰士的身分，而以最高的神的身分發言，克利斯納說：“當他把他的頭腦從感官中引退出來，而安置在我的形體時，信徒應該單單集中於某一部分，最好是集中於微笑着的臉，不包括其他的部分。然後，又從臉部引退出來，他應該集中於無處不在的我，我像天空一樣的自由。然後又離開我，而變成與我一樣，他必須停止想到任何東西。他將會見我，內心的統治者，通過他自己，而通過我觀看他自己，就像光與火聯結在一起，所有關於事物、知識和行動都將會到達終點。”

在他的前次現身時，賽巴峇為消除興都信徒和回教徒的誤解和衝突的危險而勇敢地鬥爭。在他的生命中，他不斷

地努力顯示各宗教間的基本團結。在他的虔誠的門徒中，有來自各主要宗教的人。他通過創造適宜於各宗教的物件以表示他的讚同，這包括為基督教徒創造十字架和耶穌的照片。

“這就是山那達丹拿達馬的偉大，它是永恒的精神法規。這種堅持在衆多現象後面的單一。靈魂，這個被宣佈為基本真理，並沒有與任何宗教的教條相違背，從空間和時間來看，神是無止境的，他是不能以名存和形狀來解釋的。”

談到我們今天的弊病時，巴峇說：“各國都瘋狂地整軍，散佈仇恨的思想。人類已把他的地位降低到和野獸一樣。在一個人頭腦中所發起的火花，可以散發成一場世界性的仇恨和貪婪的大火。這將會把個人、家庭、鄉村、城市、甚至整個國家毀滅；事實上只要它得勢，世界無論那一個地方都沒有安寧。人之所以遭受痛苦，由於他不明白自己所擁有的財富，像一個乞丐，他不知道埋藏在他陋屋底下的百萬財富。”四個救火員是有能力撲滅這世界災難之火；沙地也，達馬、尚帝和必利馬，沒有其他任何人能夠做到。

沙地也是真理，是由於智識的結晶，使我們能夠透過所有偽裝、虛偽和錯覺的表層，而直接看到事物的核心。通過沙地也，使我們能了解我們自己，神和宇宙的真理。

達馬是精神生活的條規，在我們所被安置的環境里，它是推廣沙地也一基本真理的執行力量。有時達馬要我們以某一方式行事，有時又是以相反的方式。但是在每一種情形下，都沒有脫離那永恒的精神條規，通過達馬，我們在真理的指引下生活；達馬是沙地也的行動。

尚帝是指那偉大的和平，通過沙地也和達馬降臨到人世間，由於它們使人群明白和生活在真理下。是由於“這和平，使那些生活在永恒中的人互相了解，並把它牢記在心里。”

必利馬是神的恩愛，在所有偉大的宗教里，它是在地球上的神的最高表現。耶穌說神就是愛，我們愛我們的鄰居如

愛自己一樣。在山那丹拿達馬經典中，把這方面的道理提出：“通過我們真正的自己，即靈魂，我們確實和大家在一起，與所有的人以及神。”

在解釋必利馬這不斷地來自神的恩愛，賽巴峇這樣說：“在困難的時刻，如同在好的時刻一樣，這種神的愛都一樣能持久，它不是像胡椒或食鹽，只是作為調劑菜餚的味道；它們是麵包和牛肉，是基本的食糧本身。它的不變更的態度，頭腦的適宜傾向，不論是喜樂和悲傷都屹立不移。”

關於這個課題，他所講述的許多故事中，我謹引述其中一個關於拉哈的故事。有一天克利斯納的養母耶蘇達，到處在尋找迷失路途的克利斯納，她找尋各處都沒有辦法找到，她於是找到拉哈的屋子來，但是克利斯納也沒有在那里。拉哈於是把眼睛關上為克利斯納靜默修練了一會兒，當她呼喚克利斯納的名字時，他就在她面前出現。找到了她的親愛的兒子時，耶蘇達喜極而泣，然而當她對這件事思考了一會兒之後，她對拉哈說：“我愛克利斯納，因為我是他的母親，因而具有自私和佔有的心理。但是妳的愛確是純真的，它是完全沒有自私的心理。”因而它是更加有效力。

純真的愛具有呼喚神顯靈的法力，賽巴峇把這種真愛體現在他本身，誠如耶穌那樣。如果通過以他本身的實例、影響和法力，能有足夠這類的愛散佈在人的心里，世界的面貌就會跟着改變。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巴峇最重要的教導和訓練是通過語、暗示、指示行動的方向，模範和靜默影賦與個別的信徒。這種精神教導是隨着個別的信徒而不同，這是由於每一個信徒的氣質、進展的情況和當時的需要都各有不同。由於這是個人私事和秘密，因而不能為任何觀察者所摘錄和闡明。我只能說，關於某些人他給滿達斯，另一些則給予靜默的特別指導，或者給予瑜珈術實習和節儉，有一些人則完全得不到這一切，但卻獲得各種不同的協助，有些追隨者在某些時

候能獲得較大的轉動餘地，而另一些則只能按照風向而航行。很多追隨者只能獲得簡單的寓言和比喻；只有極少數資歷深的信徒，他才給予更深奧的恩惠。

他所有訓練的主要課題，是要使追隨者通過獻身和虔誠而追隨神，已經完全呈獻的靈魂，把起碼的自私心驅除，從而能夠吸引和獲取導師閃耀出來的無言無語的教導。

與此同時，巴峇也時常說：“這一切都存在你身上，嘗試向內傾聽，按照你所獲得的指示前進。”爲了展示這種內在聲音的重要性，他講述克利斯納神和阿春拉一齊散步的故事。

看到一隻鳥在空中飛翔，克利斯納說：“那是一隻野鴿！”

“是啊，是一隻野鴿。”阿春拉應着道。

“不是，我想是一隻家鴿。”

“對！對！是一隻家鴿。”

“是啊，現在看起來，它像一隻烏鴉。”

“毫無疑問，它是一隻烏鴉。”

克利斯納大笑，然後譏諷阿春拉附和他所有的提議，但是阿春拉說：“對於我來說，你的話比我眼睛所看到的事物還要有份量，你說是什麼東西就是什麼東西。”

這裡克利斯納神代表在我們每個人當中的神聖聲音，我們的感官可能會給我們錯誤的報導，但是內在的聲音是永遠不會錯的。外在導師的目的就是幫助我們清晰地、肯定地傾聽我們內在導師的聲音，並且需要無時無刻這樣做，使它完成我們永恒的指導。

第廿章 神 座

比普通的人更高和神聖的是
一羣導師，意斯華拉神座，
他們是所有導師的導師，是
神通過人的最高表現

威爲甘達聖賢

當我第一次拜訪巴拉聖地時，我發現大部份賽巴峇的信徒都認爲他是個神座，我開始查詢和翻閱所有我所能獲得的神再現的印度教義。事實上它當然不純粹是屬於印度教義，基督教的教導中也指出耶穌—納沙里特的木匠—是地昂神的再現，但是它闡明這是唯一的神再現，是人類悠久歷史過程中的一個唯一獨特的事件。

在另一方面，興都教，或者達麻教，或者，大乘佛教却具有比較合理的教義，認爲在地球上是有許多神再現的事件。在它的最簡單和最基本的形式中，這個興都教意味着威士魯—它是地昂神座的一個成員，它的職責是維持和促進世界的發展—以人的身分降世。拿拉耶那是無所不在的威士魯的一個形象，是被認爲是神座的開始或者是基本的種子。

斯馬巴加瓦達經典里的第一卷，以比喻的語言敘述神座原則的正確性，神的名字是拿拉耶那，在瑜珈術者看來，它具有千個以上的頭、眼睛、手和腳等等，是所有神座的基本種子。

在同一個問題上，它也敘述，無數的河流是誕生於永不乾涸的海洋里，所以神是有數不盡的後裔，有些是重要的如羅摩、克利斯納，但大部分是他崇高神火的次要神民。

因而根據它的教導，有不同程度的“神座”。印度許多傑出的精神導師相信體內都包含有聖光，因爲他們可被認爲

是部分或次要神座。那幾個稀少的，他們是導師中的導師，是他們的努力把人類的精神進化，大大地推向前去，他們被認為是主要的神座。

如果以深奧、玄妙的觀點來看，我們又怎能了解這些問題呢？根據真確的宗教，這即是構成所有宗教根基的智慧，每一個人都是神的後裔。但由於是神的後裔，也代表着人從較低的生命形式上升。由於不朽的神明進入人類的體內，人類沿着精神演進的道路，不斷地向上鬥爭，並且不斷地上升，直至我們充分了解我們具有人的本性。換句話說，直至人類與神結合，而且知道這種混合，經過幾代漫長的路程，經過物質世界的許多現象，也即是到達人類的起點。誠如依利特所說，第一次知道他處於何方和他自己是誰。如果以抽象的辭句來說，這粒聖種已經成為一棵茂盛的樹。

所以人類在現階段是介於野獸與人之間，當他從泥濘中往上爬，更高的光會接觸到他，鼓勵和幫助他的往上爬，如耶穌所說所有人類是地球的兒子，也同樣是上帝的兒子。但是當個人已經到達參詣聖地的終點，他已洗盡地球的塵埃，而進入“天上朝露滋潤的清涼宮庭”，夫復何求？那時不會再有任何慾望吸引他回到地球來，沒有行動，沒有還未完成的任務來把他拖回去。如果他歸來，如果他再體現，這是由於他對人類的熱愛，他要幫助他的同胞作重大鬥爭的願望。偉大的同情心是唯一的動機，使這些到達明智、自由、神明的人重新回到地球來。

我們必須記牢，一個曾經過着人的生活，而最終體現成為神，並與所有的人溶合在聖壇里，這即成為神座。如果用神學的辭彙來描述，他成為拿拉耶那無數眼睛、手和腳的一部分，如果他以人的身分再次體現於地球，那麼他必定是神的再現，因為已自由的靈魂與神是一致的。

玄學家也許要區分聖人和具有聖人氣質的人，“下凡”和“上升”的不同意義，但是當巴峇一個高度聰慧的信徒詢

問他時，他說這是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你可以叫它做“上升”或者“下凡”，因為兩者都有牽連，兩者都是真確的。事實是我們有限的思考力，未能真正地掌握這個抽象的問題。我們所瞭解的是主要的神座，雖然是以人的形狀出現，具有人的身體，但是內在完全是神。

那些是主要的跡象和訊號，使我們知道是主要的神座？最明顯的是超凡的法力。由於與神完全溶合，他就能支配所有這些，而無須動用其他外在的力量。例如他將會擁有創造的能力。隨時隨地從沒有中創造出來，同樣的法力，使他能隨意地增加或減少數量和形狀，使物件消失或者使它們的性質改變。

要注意的要點是神座和魔術師是有所區別的，不論你怎樣應用，這種超凡的法力是不會消失或者消滅，而它絕不會被用來促進個人的私利，經常為他人帶來祝願和利益，或者是為神的榮譽。

另一種神的主要特徵是賦與神惠的法力。賽巴峇說那種恩惠是一種對過去做好事的獎勵，或者是前世所做好事的報答。這就像存放於功德銀行里的個人儲蓄一樣，而突然間由神座的法力放出，我們不會記住所做的善行，因為這個“意外的益處”通常認為是上天的賜與。

但是巴峇說也有特別的恩惠，這是與過去所做的善行毫無關係。在功德銀行里，並沒有任何財產以供支用，但是你迫切需要應用一些錢款，一個明白事理和富有同情心的富人可能會做你的把保人，而銀行會給你透支款項，特別的恩惠就是類似這樣，而神座就是這種賦與的法力，這種情形的出現就如一個自我悔過和向神獻身的人，這與贖回具有相似的地方。

特別的恩惠會使一個人的命運改變，相反的情形也類似一挖掘墳墓的法力。根據功德的法規，所有的人對於他的錯誤和劣行，必定遲早會遭到痛苦的遭超，但是如果罪行是很

大的話，神座可能會加快和加重災難的效果，爲他挖掘墳墓。因此克利斯納神爲阿斯越達瑪所挖的墓，具有長期的刑罰，使他感到肉體和精神的痛苦，因爲他是屠殺嬰兒和熟睡者的兇手。

如果神座顯示怒氣，那是正直的憤怒，以克服邪惡和促進人類的福利，在它背後就是甜蜜的愛的力量。個人的表面有時會顯示人的情緒，但是在背後，却是永遠地生活在愉快的樂園里。從那永恒的高度，在幻想之外，他的中樞是永遠都充滿理智。神座能夠看到過去、現在和未來，完全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他能夠看到事物的因果，這能超越我們人類的視野，從而做出適當的判斷。因而他的言行似乎很難理解，對於普通人來說，他們可能令人迷惑，有時甚至令人感到不合理，因爲普通人只看到人生錦圖的一個小部分，所以我們可以說神座是不可理解的。

這些只是一些外在的形象，使有領悟能力的人能分辨以人形出現的神。次要的神座只具有一小部分那些特徵，時常會來到人間來。特別是在印度，在過去多個世紀來，有許多會到來生活和教育着人群。相反地主要的神座是非常稀少的，要經歷許多世紀才會遇到他們的降臨。當地球面臨一個關鍵階段時，他們才會到來。當邪惡、兇猛和反動的力量正在征服善良和進步的力量時，他們的到來像萬能的聖藥，消滅人類中的邪惡毒菌，而使人類理智的發展向前漫進一大步。在經常被引用的婆嘉瓦格達的詩句里，克利斯納以神的身分說，“當美德消沉，邪惡氣盛時，我就會顯靈，恢復美德，摧毀邪惡，拯救良好的，我會時不時地到來。”

毫無疑問地，我們今天是生活在一個大危機時代。“世界是神的身體。”巴峇說：“身體上已生了個瘤，它必須要被除掉。”毒瘤是否能夠被醫治，或者須通過徹底的手術來把它割除？這就是個關鍵的問題。換句話說，這是否意味着一場毀滅性的戰爭，然後人類才學會如何友善地和平生活在

起？或者只是個溫和的治療即可解決問題？

很久以前的克利斯納神，他是天上的神座，也是地上的王。他首先為和平而奮鬥，但是最後他發現需要通過戰爭的手段來剷除當時的毒瘤——一個強大的軍事團體變得非常驕蠻、邪惡，把友善慈愛完全忘光。在早幾個世紀前，羅摩神也是被迫以同樣的方法解決同樣的難題，他要通過鬥爭的方式，才把烈沙沙斯——一個人形的惡魔毀掉，它當時統治着地球，阻礙促進人類進展的神明計劃。

今天的情形又是怎樣呢？人類今天已面臨核子毀滅的邊緣，無知與貪婪籠罩着大地。光明的力量是否能及時取回指導權？巴峇引用了另一個比喻：“白蟻又出現在樹上，在古時，這棵樹是需要被砍下，現在我們想辦法去救它。”因此，應該還存在着希望。

“但是為什麼需要一個神座呢？”具有宗教頭腦的人也許會這樣問。“如果神的直接干預是有必要的話，為什麼他不在他所在的地方採取行動？為什麼他要以人形再現？”賽巴峇也曾說：“一個人為了要拯救一個快要溺斃的人，他自己必須要跳下湖去，神必須要以人形出現，唯有這樣人才會明白。”

我們必須注意到神一旦披上人形，他也跟着具有人的一定特性和局限，他有一個確實的身形，如聖賢所說的，他“就必須要繳納稅務”。如果我們研究已知的聖人如羅摩和耶穌的生活，我們可以找到情緒的特徵，這種特質是人性而不是神明，例如悲哀、焦急，對一些人的偏見等等。

我們將會驚奇地發現這些神的性格都具有人類的這些特點。事實上也是這些特徵，使他們更加接近我們。通過這些特徵，使我們能稍為了解他，因為以一個人的姿態出現以及他其一些不善的地方，才使神座能夠促進人的福利。

關於他在這個世界上的任務，巴峇曾經說過很多東西。這裏謹引過其中的兩件：我的到來是為了要修補通向神的古

老大道，成爲誠懇，有高度技能的工程師、監督和工人，請與我一齊，我所提到的道路就是威達斯、烏板尼沙斯和沙士他斯這些慶典。同時，我的到來是要撒播對宗教和神信仰的種子，你也許會聽一些人說，我之所以會成爲賽巴峇，是因爲一個蠍子咬了我一口。好！我敢向任何人挑戰，讓蠍子刺刺他們，然後把他們轉變成爲賽巴峇。其實，蠍子與這些事情是完全無關的，事實上也完全沒有蠍子這回事，我是爲響應賢士、聖人和追尋者的祈禱而到來，目的是要恢復善行美德。

幾乎所有巴峇的親密信徒，特別是那些認識了他多年的信徒，都認爲他是個主要的神座。他們個人的經歷，他們內心深處的感受和內在的觀察，都使他們信服這一點。

有些人如曼西醫生，在他第一次與巴峇接觸時，他就感到他具有神的氣質。當他與巴峇作了初次的會面後，曼西醫生在他的雜誌中寫道，對於一個具有神性的個人來說，一個真正的考驗就是看他是否有能力，在人的心里撒下信仰的種子。這粒種子，當它開花時，會把人從貪婪、仇恨和恐懼中解放出來，巴峇正充滿着這方面的品質。

印度人和來自西方的人都認爲巴峇是神的化身。一個來自德國的婦女，當她第一次訪問過巴拉聖地後，她說：“巴峇是純潔玉愛的化身。”這個婦女是個虔誠和這條道路的積極追隨者。較後，當她與他相處比較久之後，她在一封信中這樣寫道：“在我的內心里，使我越來越相信他是耶穌，他重新到來人世。以一個完整的耶穌形態，他即是沙地也賽巴峇。”

有些人在拜訪過巴峇後，認爲他是個聖人，具有超凡的法力，而不承認他是個神的化身。但這些並不是世界上所承認的方式，大部分與克利斯納同時代的人都把他當作一個人，即使當時一些傑出的瑜珈術者也懷疑他是神座。只有極少數的人了解他的無窮無盡的威力，毫無疑義地知道他是誰。

同樣的情形也適用於羅摩。又有多少人接受耶穌是個崇高的神座，當他的草履揚起巴勒斯坦的塵土時，甚至連他的信徒也不相信。

但是當你與賽巴峇渡過一段時期後，不論是在神廟的特殊氣氛里，或者是在許多巡迴的地方中，你就很快感覺到他是比人不知高出了多少倍。除了他掌握自然的奇蹟外，他的法力無所不在。他知道他的信仰所想和所做的一切（“我是個收音機，可以收聽你的波率。”他說）和他給予保護和協助；除了這些超人的品質外，還有他的純真、無私的愛，特別是這些使他昂立像一個耶穌似的聖人。在人當中，我們時不時可以看到這種對兒童、病人和貧弱的愛護和關懷。對於巴峇來說，這種精神是永遠存在，充分地流露出他的神明本性，他親切地擁抱每一個人，不論是在集體還是個別的場合。

而這種愛護是由一種偉大的智慧支撐着，一種深切的直覺力，使他能透過影子的動作而看到真實的情況。他的信徒有數不盡的証據，証明巴峇看到他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他知道他們的行動，他們需要經歷些什麼苦痛才能償還舊債，學習更深的人生真諦，達到拯救的目的，他幫助他們忍受這種苦痛。如果它是不能迅速地根除的話，他成爲一個慈祥、溫柔和順從的母親。同時也是勇敢、富有同情心和仁慈的父親，甚至他的兒女的心和眼睛都流出忠誠的眼淚。他們在驚奇：“我到底做了些什麼功德，使我能享受用這一切？我確實地不值得這一切。”

如果有人詢問我們對神——我們的精神父母的特質時，我們中的大多數都會列出這些：對於我們的福利給予親切的關懷，具有什麼才是真正福利的知識，那種強韌的力量，使我們在必要時服吃那種苦口良藥，幫助和引導我們穿越狹隘的小徑，通向精神歸宿的力量，具有父親般的寬恕精神，以滿懷的信心把浪子迎接回來。對於他本身所創造的人生戲劇，

他具有從事必須更新的力量。對於他的人類兒女，他的愛護平等地普及於每一個。這些是人的精神印象里對於神的顯著的品質。所有這些特質，那些有明亮眼睛的人都可在賽巴峇的身上體會到。

進一步來說，一棵樹是由它的果實來衡量，如聖經所告訴我們那樣，巴峇的果實是充分表現在那些向他獻身的信徒，他們受到他的影響，而多年來由他親手塑造。遇過了許多這類的信徒後，好幾個西方訪客做出這樣的評語：“巴峇的信徒是對他最好的廣告。與他們在一起之後，你可以了解到即使無法與巴峇相見，你也知道他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經過這些年來的經驗，在許多不同的地點，與許多不同集團的追求真理者的來往中，我可以這樣說，我從來沒有遇過一群這樣友愛，這樣慷慨，這樣熱忱和真誠的人群。與他們在一起，你會感到快樂，而時常令我回想到聖賢約翰關於早期耶穌追隨者的話：“我們彼此熱愛，因為他首先愛我們。”

對於巴峇的一個証道學信徒，我曾問他：“你認為賽巴峇是個神座嗎？”他回答說：“這個問題是超越我的哲學深度之外，但是對於他的神般的愛護、法力、無邊際、不可理解和最高的神秘性，毫無疑問地他是個神座，我本身也有同感，為什麼我們要去費神為那些抽象的標誌而爭論呢？這是牽涉到神的特質和那些深不可測的水的感覺，在巴峇的一切盛大的集會中，我有這樣提出，要為他寫一本書，就像把宇宙關閉在一個小室里。”

這點可以通過一個象徵式的故事，而把它更具體地表達出來。當那個多災難的孩子克利斯納遇到各種不幸事件時，他的養母想用一條繩把他綁在電燈柱上，但是那條繩子不能繞過他的身體，她拿出一條更長的繩子，但是還是不夠長，不管她拿多長的繩子，它的長度還是不足圍繞這神童的身體

同樣地，我發現對賽巴峇的所有描述——關於他的奇蹟，他的個性，他的品質和他的教導——都是不能淋漓盡致。總之

是有一些重要的東西被遺漏。關於這方面，巴峇自己說：“沒有人能了解我的神秘性，你所能做的就是讓自己浸入在里面，沒有必要在正反面作爭論，要跳下水去才知道它的深度，要吃才知道它的味道，然後你才來跟我討論，你內心的感覺，發揮自己真誠和愛護的精神，你就沒有必要祈禱要求神賦與這些或那些。你必須要求，所有的東西都會在增加。”

在另一個時刻，他說：“當然你必須放棄所有的邪惡，你才能評估這神秘。在還沒有信服之前，不要做任何的聲明，在你還未決定時，保持着沉默。當信仰茁長時，用紀律和自我控制把它圍繞起來，使這嫩芽不會被牛羊所侵襲。這些牛羊即是那些各種各樣的懷疑者和無神論者，當你的信仰已經成長為一棵樹時，那麼這一群牛羊會在它的樹蔭底下納涼。”